

日本中篇小说经典

出版社



幸田露伴

风流佛

发端 如是我闻

上 专心致志，修业数载

话说，珠运雕刻的手艺很高，他将三尊、四天王、十二童子、十六罗汉甚至五百罗汉都记在心里，并且可以用小柴刀将它们雕刻出来。连运庆也不知道的人固然予以赞叹，但他是知道鸟佛师的，不禁自觉羞愧。越是有志于其道，越恨自己功夫不够。尽管是生在日本这个美术之国，人们却说现在再也没有飞柁的能工巧匠了，真是窝心。因此，他决心：只要活着一天，就要竭尽所能雕刻出能让自己满意的佛像来，以此也好出一出因受雕刻石膏像的高鼻子外国洋人的歧视而积压在心里的闷气。他在二十一岁那年，还虔诚地向巍峨的释迦像起过誓：一定要全心全意地修炼。



暴风将笼罩在岚山上的彩霞吹散，这使得俳句诗人感到无比惋惜，只得去观赏蝴蝶似的落花。但是珠运却无心去欣赏这兴味盎然的景致，只顾一心一意地去雕刻那从未见到过的天竺那不知名的花儿，直到晚钟凄然地宣告漫漫长日结束为止。当黄昏的骤雨，冲洗掉三条与四条街道的尘埃，露出的小石面尚未干，可天空如洗月亮清，诗人吃着映照在月光下浸在清澈的泉水中的瓜，打趣说，这叫齿牙香。像这样在河滩上纳晚凉，同他也是无缘的。可笑的是，他一面看着暮色朦胧中缠绕在篱笆上的葫芦花，一面焚烧着白檀木屑来驱蚊子，并感慨地说，这是哪一世修来的福气呀？

他既不和那些喝得脸色比林间红叶还红的醉醺醺地人为伍，也不和那些一面吃着垫了海带的烫豆腐，一面隔着玻璃赏雪的游手好闲之徒结伙。对岛原、祇园的艳色更是目不斜视。只顾流着口水迷恋着自己雕刻的辨天女神像。他虽然从不听箏与三弦那别有风情的小调，却热衷到连做梦都能听见紧那罗神的声音。甚至使人怀疑是不是给毗首羯摩的魂灵附了体。

就这样，约莫三年的工夫，他在尘世间勇往直前。苍天不负苦心人，更何况他天资聪颖，小时堆雪做个达摩也好，把萝卜切成红腹灰雀的形状也好，都常常让人大吃一惊。而今千锤百炼，奋发图强，手艺越来越高，刀子越磨越快。七岁发愿，二十四岁悟道，师父终于准许他出师。珠运是个单身汉，了无牵挂，一时心血来潮，便要到奈良、镰仓、日光去探访古代工匠的遗迹。于是，他便把父母留下的家产变卖一空，扛着些许工具，动身旅行去了。他连草鞋带子也系不好，一路上不时松开，因之被人取笑，但通过这次旅行，他却领略了不少人情风俗与人生的酸甜苦辣。



下 不怕吃苦，磨练之德

虽然世上已有了火车，可是他为了修业，却不惜尝尽艰辛，蓑笠已被街上的灰尘弄脏，成了茶色，衬衣上也无可避免地粘上了澡堂里面的虱子。春天，在漫长笔直的田间阡陌上走得筋疲力尽，看到蝴蝶在明媚的阳光下扇扇起舞，羡慕之至。秋夜，孤寂地躺在被窝里，听到紧挨着的旅客磨牙的声音，把他吓得惊魂不定。旅途中遇到种种让人沮丧的事情。当暴风刮起热沙扑到脸上时，只好闭上双眼走路，却又遇上辚辚驰来的马车，响着喧嚣的喇叭声，叫让他让路，使他惊恐万状。旋又大雨滂沱，新修的路上翻起一块石头，碰在脚上，剥落掉趾甲疼痛难忍，贪得无厌的车夫却大敲竹杠，走到路边树下讹诈说，车钱之外再赏五成酒钱乃是他们的规矩。到了客栈，尽管只有一天的因缘，也没什么恩怨，但人情薄如身上盖的棉被，让人觉得凉到脖颈。招待也甚是简慢，平平的一碗饭。

珠运虽然对贫困已习以为常，可他是生长在加茂川一带水质柔和的地方的，在旅途中，浑身给露水打得湿漉漉的，第一次尝到了翻山越岭的艰辛。连在梦里都感到孤寂，朦朦胧胧地在熟悉的京都上空萦回，却被狠心的布谷鸟惊醒。隔着破板门的缝隙，看见星光灿烂，称霸苍空，愈发凄凉难耐。柳败桐落之际，在野外听到寺院的钟声，更深深觉得生命短暂，宛如穿过森林的闪电，一瞬即逝。他意识到，要想达到志愿，还要走十分遥远的路程。他知道心猿意马是什么也做不好的，便鞭策自己，总算把东海道的名刹古社所存的木佛神像，甚至连横梁栏干上的雕刻都看遍了。镰仓、东京、日光也都参观完毕。最后想看看奈良，便在隆冬之际匆匆登上碓冰岭。积雪极厚，从



浅间山刮下凛冽的寒风，他却毫无惧色，穿着草鞋走过天下闻名的和田，盐尾，进入木曾路，将日照山，栈桥，寝觉统统都甩在后面，抵达了须原客栈。

第一 如是相

难以描述之处，才有美的第一义谛

须原的山药汁是出了名的，何况珠运肚子又饿了，于是浇在饭上一连吃了好几碗，只觉格外香甜可口。他怕立刻睡下，会伤身体，而又无所事事。将旅行日记写完后，就百无聊赖地看着用秃笔胡乱写在熏黑了的座灯灯侧墙上的字：山梨县士族山本勘介讨伐大江山之际在此一宿。原来那位英雄独自旅行时闷得发慌，也偷偷地戏写了这么几个字来消遣，不仅是可笑，也让人感到可怜。假如屋里还有别的旅客，也可以一见如故，随随便便围着被炉聊天。而珠运却孤零零一个人枯坐着，把脚伸到被炉里，由埋在灰烬中的炭火烘着，把头倚在炉架上打起盹来。

这时听到了优雅地走过来的脚步声，不同于适才那个脚后跟破裂了的下女。从纸隔扇后面传来一声：“我可以进来吗？”声音是那么地柔美，珠运不禁怦然心动。他忍住打了一半的呵欠，也不知回答了句什么。于是纸隔扇轻轻地被拉开了，一个女郎恭恭敬敬地鞠躬道：“冬天走木曾路，一定很累吧？您看，这是本地著名的腌花、梅花、桃花、樱花，一朵比一朵鲜艳。炎热的夏天早过去了，现在已是下雪的隆冬，可这些花儿



丝毫没有褪色。您要是看着可心，就请买下一点，捎给京都的太太作礼物。她给在信浓旅行的您顿顿供上饭，体恤着您在旅途中该是如何地寒冷。”

女郎乖巧地说了这么一番动听的话。她不愧是卖花女，娇媚柔婉中透着灵慧，伶牙俐齿，使货物熠熠生辉。见过世面，却不油滑，举止丝毫也不轻佻。她安详地打开带来的包袱，拿出两三盒递过来。珠运早把花儿抛在脑后，只顾盯住眼前那可爱的手势出神。女郎避开他的眼睛，将头背过去。

这当儿，从门缝里刮进一股风，灯光摇曳了一下，她那楚楚丽质，虽看不十分清楚，却也掩藏不住。珠运给弄得神魂颠倒，寻思：

——埋没在这深山里的这个女郎是什么人呢？

第二 如是体

父风流倜傥，母憨厚纯真

乍一看，人世间似乎其乐融融，仔细一打听，有些人的身世却格外地凄凉。从前有一个叫作室香的艺妓，名声比八坂之塔还高，比音羽瀑布还响，在京城是首屈一指。“地主权现花失色，盛者必衰如沧桑”这句话说得好，她看中了一个名叫作梅冈某的风流倜傥的中国浪人，并以身相许，两人山盟海誓。如此一来，哪个嫖客还肯捧别人的情妇？自然也就没有再招呼她的人了。她自暴自弃地思忖：



日本中篇小说经典

身似牵牛花，死活不管它。

打从她不再爱惜自己这短暂的生命，就连人人都畏惧的新征组她也不怕了。她手中弹三弦，脑子里却只有伺候主子这一根弦。她把那个忌世隐遁的男人悄悄地藏匿了半年多，受苦人自有天像，也是前世的缘分，她终于有了喜，并高高兴兴地庆祝了结带礼。然而好景不常，鸟羽伏见之战搅乱了天下，室香那好不容易舒展开来的眉宇间，立刻又出现了波浪般的细碎皱纹。

老爷生性刚毅，说这正是大丈夫遂凌云之志的时机，便率领一批同志，要去投奔官军。室香虽不曾拦阻他，可他一旦踏上修罗巷，是死是活便很难说了。

他将前往云彩彼方的吾妻路，气候寒冷的奥州，临分手时，不提归来事，只从大道理上说些勉励话，告诉他此去将走上飞黄腾达之路，但这是真心话吗？做女人的器量狭小，不禁就会流下担心的眼泪，难道这也不应该吗？室香善于体察人意，这会子却越想越没了主意，成天失魂落魄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出发的时候到了。头天，她将男山八幡的护身符缝在男人的义经裙裤里，他半边脸上露出笑容，骂她“傻瓜”。那声音还在她耳畔萦回，而这会儿人已走到一里之外去了吧？她在门前踮起脚尖望着，徒然一遍遍道：“哎，这一双眼睛真不管用，真可恨。哪怕能看到老爷一天的行程也是好的呀？”

她有这种心境，也是合情合理的。

时间一个月两个月地过去了，然而此恨却绵绵无绝期。隔壁的艺妓在学筑紫箏曲，听着她唱的歌，再想想自己的身世，不禁感到无尽凄凉。铮铮铮，快还钱，铮铮铮，快还钱！那铁



石心肠的债主不分早晚来讨债。她却就连回答他们的力气也没有了。

女萝离开了乔木，难道就非得这般被这种世风蹂躏吗？她垂下头，斜着眼睛瞟着橱柜门上张的书画当中出自广重之手的那一幅。越是对讨债的感到懊恼，就越是眷恋远在天边的人，口中念叨着：“快回来，快回来。”

来人怒吼道：“你连利息都不肯付，反而叫我快回去，亏得你怎么说得出口。”

室香说：“哎呀，别这么大声叫嚷，你平时不是这样的呀！”

说到这里，又想起自己肚子里的宝贝。那不是她一个人的孩子，而是那一位留给她的宝宝。还未看到孩子的脸，就已经疼爱得不得了。有一回夜里，她曾听人说，唐土有胎教一说，丝毫也疏忽不得。可是如今自己却沦落到这般田地，好窝心哪！她尝到了断肠之苦。

天女也有五衰之相，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玳瑁梳子、珍珠搔头都没有了，美丽的华鬢也没了踪影。她也懒得细修边幅了。原来人人都说好皮肤光润，而如今却因为心情郁闷，失去了光泽。许多心爱的衣服，也被债主拿了去，或是换成了日用品，只剩下身上穿着的一件旧了的家常衣服，也用不着再焚什么灵香了。弟弟是她唯一的亲人。可那是个好赌的酒鬼，穷困潦倒，有什么伤心事也不能找他去商量，有这么一个弟弟还真不如没有呢。唯一可以凭靠的是心地善良的老女佣。

室香就过着这样枯燥乏味的日子，及至月份足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婴呱呱坠地，取名辰儿。就是那卖腌花的女郎。

客栈老板当年为了祈求神佛保佑，去参拜伊势神宫，风流



场上的事似乎也略知一二，他将卖花女的身世如此这般地讲述了一番。珠运也非木像，擦掉眼泪问下文。老板说：“稍等一下，只顾着说话了，炉火都快黑了。”

第三 如是性

上 母遇风暴梅香散

“山里头的客栈，要说有好吃的，左不过是豆腐皮、干鲑鱼之类的罢了。您不像是一般开化的年轻人，今天夜里特地到茶间来，愿意从头到尾听我这个秃老头儿叨嗑。正好夜又长，就讲讲阿辰的故事来招待您吧！遗憾的是，去年还能讲得又风趣又悲惨，惹得轻薄的京城人——啊！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心软的京城人——在木曾哭上一大场。可惜缺了一颗门牙，现在漏风，连菩提寺的和尚都说我念起书简文来不如过去了。所以微妙的语句与手势就都省略了。”

老板预先交代了一番，然后叼起马夫用的那种烟袋杆，啪啪地悠然地吸了两三袋烟。将引火柴添到炉子里后，那灰烬毫不客气地腾到束腿裤上来了，他砰的一声掸掉灰，说：“可能是从小爱看读本的关系，我一讲这种故事就会上劲，得意得忘其所以了，孙子们每回都笑话我那不分你我的痴迷样子。您知道我有这个老毛病，要是听着吃力就请多包涵着点。”

老板开始讲述了起来。

话说室香是个感情很深厚的女人，爱阿辰心切，她暗自思忖：即便鼓起勇气，拿起三弦的拨子重操旧业，也不过是和那



些在妓院花钱如流水的冤大头与对烟花柳巷的情形半通不通的嫖客打交道而已。她再也不愿从事这种跟嫖客献殷勤，在酒席宴上周旋的行当了，于是把象牙换成枸骨，改教孩子们音曲。她既有炉火纯青的技艺，又品行端正，而且为了抚养孩子，精神也就振作了起来，对弟子们自然教得十分热心。于是人们都说她是个好师父，颇受大家器重。生活有了着落，维持着小康局面。但是每当小姑娘正荒腔走板地尖声唱着“今昔”的时候，阿辰便会“哇”的一声哭起来。这种事不时发生，室香于心不安。加上她操劳过度，奶水也不够。所以一狠心，就把小娃娃寄养在附近一户人家，自己则拼命挣钱。旁人看了，都敬佩得流下泪来。

可是老爷太薄情了，走了之后一点音讯也没有。想写封信给他，也不知道地址，总不能套上背心，母女俩一起到处去朝山拜庙啊！只有在梦里才能见到自己想念的人。醒过来一想：他没说话呀，说不定是中了流弹，已死掉了吧？我为了许愿，茶跟盐都戒了，一心一意地祷告，他也应该知道呀。就算是神仙。要是不懂得眷恋之情，我也不想膜拜。

一面发着牢骚，一面哭个不停。就这样发愁饮恨，一日日地捱过去。虽然不曾理会得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了，然而岁月如流，辰儿早已学会了走路。偶尔与养母一道回家来，咬着舌头讨点点心吃。那唇形长得跟心爱的人儿一模一样。室香紧紧地搂住了娃娃，再也舍不得撒手了。于是娃娃三岁那年的秋天，她把她领回来亲自照看。她心头的愁闷稍稍得到了排遣。正好比贫穷的家庭也能得到太阳的温暖，母女俩过的虽是凄凉的日子，娃娃的嘴边露出的却是高贵的笑容。然而做爹的多狠心哪，家也不肯回，难道不想看看小妞儿长得多俊吗？娃娃虽



小，也已懂得怀恋爹。妈妈教她，爹若回家来的时候，该怎样鞠躬。娃娃牢记在心头，举止娴雅。室香盼着孩子她爹回来，夸她将孩子教育得真好，然而心上人却左等也不来，右盼也不来。她不免胡乱地猜疑道：“难道是到哪里的龙宫去了，呆在仙女的身边不成？”

室香认为，他把大人忘掉犹可，若是将娃娃也抛诸脑后，可就不能原谅。她起这样的念头，也是情有可原。

室香是个正派女人，然而天老爷却很不公道，也不体恤她的哀忱之情。

命运便如掷骰子，完全没个谱，阿辰的舅舅是个酒色之徒兼赌棍，浑名唤作“乱掷七”。长得虽然相貌英俊，却厚颜无耻，没有一个不讨厌他的。一个人的身量有限，既算伸开四肢睡成大字形也占不到一坪地，偌大个京城却容不下他，他便走江湖去做木工，经过美浓路，辗转到了信浓。刚好须原地方的一个财主要盖养老用的房子，他便也去帮忙，照着师傅的吩咐，一会儿刨柱子，一会儿装壁板。墨线虽打不直，邪魔歪道的事却很在行。他同这家的宝贝闺女阿吉小姐眉来眼去。也不知道是不是用竹笔在刨花上写的情书，反正终于唆使小姐跟他发生了关系。

财主是个老糊涂，溺爱小姐，说是既然有缘分，也就无可奈何了。也没弄清楚这个男人的为人就把他招了女婿。不知道这位举世无双的豺狼女婿上门后财主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了，反正他当年就上了西天。于是，“乱掷七”把山林、房屋、仓库，连同廊沿下面的米糠盐缸统统都继承下来了。当全村的人举行聚会时，他便大模大样地坐在上座。人世间的事，是多么可笑啊！



初秋起了台风，乱云飞舞。这时可怜的室香得了轻微感冒，从此卧床不起。冷嗖嗖的秋夜，与越来越远的虫声作伴。对一切都想开了。她独自寂寥地躺在被窝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意识到自己危在旦夕，不久便会如霜露一样消失。她勉强定下了阿辰的身世，因为手发抖，墨迹也不大清楚明白。然后把这张纸与孩子她爹丢下的一片诗笺一起装在护符袋里。

她向加茂明神祷告说：“神明在上，请可怜可怜我这个命在旦夕，无依无靠的孩子吧。如果老爷还在世，保佑他们父女团圆吧。老爷要是能说句‘室香虽是个艺妓，却是个好女子，会体贴人，我便很高兴。’那么就请把这话捎到黄泉之下给我听一听。”

遥拜完毕，睁开眼睛一看，灯光只剩下萤火一般大小的一点，微弱的光线下，孩子的睡容是如此天真无邪，也不知是在做什么梦呢？室香心想：——哪怕是再让她长大十岁，梳上银杏髻，我再死也好哇！

于是咬着衣袖偷偷哭泣。这当儿，阿辰在梦里魇住了，“哇”的一声哭道：“妈妈，好疼，好疼。我爹还没回来吗？源儿打我，痛死啦。他说没爹的孩子是狗崽子，打得我好疼啊。”

室香说：“唉，当然要痛啦！”

于是室香把孩子搂在怀中，孩子便香甜地睡着了。多么可怜可爱。“哎，纵然有一身病，怎么能扔下孩子死掉呢？天底下还有像我这么悲惨的人吗？”

下 儿女清水泣岩下

格子门“哗啦”一声给拉开了，又静悄悄地关上了。七



藏穿着华丽的衣服，摆着一副自命不凡的面孔走了进来。久疏问候，也不道下歉，一味得意洋洋地讲述自己得到今天这个地位的来龙支脉，最后傲慢地说了句：“我带老婆来看看你，顺道也让她逛逛京城。”

他的妻子娴雅地深深低下头去说：“我叫阿吉，乡下人不懂规矩。如今荣幸地与您成了一家人，以后请多加照顾。倘若您不嫌弃，就把我当作亲妹子吧。”

语气之间充分表现出山里人的淳朴厚道。

室香欣悦不已，挣扎着抬起头，恰如其分地向她致意。

阿吉是个热心肠，慈悲为怀的女人。她说：“姐姐病得这么重，又带着个年幼的孩子，我把你们丢给别人，自己去参观祇园，清水，金银阁，又有什么意思呢？往后我就守在姐姐身边看护姐姐。”

七藏绷起脸来，暗想：“这是多管闲事，”但又不便拦阻。于是说：“这家太小，那么我就一个人回客栈去吧。”

当天夜里他是在室香这儿吃的饭，几杯酒下肚，醉醺醺地信步走回去。

他哼哼唱唱，喷着酒气，给河风吹着，东歪西倒地踱到先斗町或川端一带就留宿了，真是无耻透顶。

室香因为孩子有了托靠，感到这诚然是神的恩惠所致，便也就放下了心来。见到阿吉后第三天上，她安然地得了善终。作为艺妓，风流一世，弥留之际却用美妙的嗓音虔诚地诵南无阿弥陀佛。于是为她送葬，于鸟部野化作一缕轻烟，佛法的风吹拂下持扇翩翩起舞。和尚听说这个情景，便流下随喜之泪说：“西方极乐世界无疑是多了一位歌舞女菩萨。”

阿吉总不能搁下不管，便给了老女佣一笔钱，将她打发走



了。正这样那样归置的时候，在持佛龕尽里面找出了一个包包。她奇怪地打开一看，是各式各样的钱，加在一起不到一百块钱。她吃了一惊，细细一看，包钱的纸上写着：

生活虽然拮据，也还一分、两分地存了这么一笔钱。我万一有个好歹，便将此款赠于肯收留阿辰的那一位，以聊表谢意。

阿吉边看边难过得心如刀割，心想：母亲对孩子爱得这么深，我能不扶着她吗？于是带着五岁的阿辰，同丈夫一道回须原去了。

因果恰如扣骰子的碗边，循环不已，七藏本性毕露，反正阿吉家道殷实，便去争长半。他自然成了一群恶棍手下的冤大头。老婆看到家底越来越薄，前途多桀，便苦口婆心地劝戒。他道：“妇道人家知道什么。我精于此道，才不会受骗上当呢，怎可能每回都输呢？”

于是他就索性跑了出去，一连三四天不回家，在松本善光寺或饭田高远一带的赌场里转悠。输了呢，就蠢里蠢气地赔了夫人又折兵，赢了呢，就叫条子，让妓女伺候着喝喜酒，把这笔横财花光了算。这个毛病怎么也改不掉，继承的山林比春天里沿着坡道跑下去的马驹儿还迅疾地即将荡得一干二净。

阿吉终于焦虑得病死了。阿辰在年仅十岁的冬天就尝到了人世间的悲苦。舅舅也不回家，正束手无策的时候，左邻右舍说：“那家伙真可恶，同长久保的嫖子鬼混，老婆死了也不管。”

大家可怜阿辰帮着把葬事办完了。那之后，七藏的生活愈



发放荡了，被村里那些正经人的嫌弃。他却一意孤行，终于把须原财主的房子连同庭园中的石灯笼一起转让给他人，甚至将美丽的青苔也饶上了。风掠过大宅门内参天枞树的梢头的声音，还与过去没有两样，七藏却已搬到旁边的破房子里去住了。

人的习性便如木屐的齿，一旦歪了就再也纠正不过来。他身无长物，惟独缺不了酒盅，搬两根枯柴作筷子使，可还在炫耀他那副象牙骰子，真是昏聩到家了。

有这么个舅舅算是倒了霉。阿辰的肌肤比御岳的雪还白净，脸长得跟石楠花一样美，有一种灵秀之气。然而凡是想娶她的人，只要一听说比山崩还可怕的七藏这个名字，便吓得毛骨悚然，打了退堂鼓。她已年过二十，还待字闺中，真是凄惨。日里在家搞副业，肩膀累酸了也舍不得歇一下，晚上一家家地串驿站上的客栈，兜售腌花。欺负她的住客当中，有的说不定还是秽多出身的呢？回家的路上，用当天辛辛苦苦挣到的几个钱打上酒，笑嘻嘻地讨舅舅欢心说：“您一个人怪冷清的吧，没遇到什么不方便的吗？”

然而她这么殷勤地伺候，老七有时还会找碴儿。前些日子甚至向她提出去上田当娼妓的不合理的要求，好个贪得无厌的家伙！就连吃活饵的老鹰，还会饶恕供它取暖的鸟儿啊！

第四 如是因



上 难以忘怀根本情

人生际遇各有不同，珠运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认识。今晚他听了这番话，领会到了人世间的悲哀。掠过客栈一角的山风令他感到格外寒冷。他难过得心如刀割，如同自己的遭遇似的，鼻子都酸了。跟老板道谢完毕，回到自己房间里，蓦地看见了摆在壁龛上的两盒腌花，那是他方才买下的。换了衣服，一歪身躺下去。可是，一蒙上被子，阿辰的身影便历历浮现在脑海中。伸出头睁开眼睛吧，腌花便映入眼帘。闭上眼睛吧，阿辰的面容又浮现了。连他自己都觉得愕然，便又睁开了眼睛，于是又看见了腌花。他思忖道：啊，一看到这个，就想起听到的那段身世，弄得睡不着了。明天还要翻过马笼岭，走到中津川去呢，不好好睡一觉那怎么成？

他吹熄了座灯，定了定神，可是华容婀娜仍旧历历在目。他说了声：“嗨，真不像话！”

于是把眼睛睁得跟铜铃似的，瞪着天花板。这一次看不到腌花了，可是把屋子弄黑了也是白搭，梅花香还是透出盒子飘到枕边来了。他怦然心动，这颗心便成了种子，怒放出美丽的桃花，樱花，薄荷花，菊花，争妍斗艳。仿佛还听到了前来吮蜜的蜂群的拍翅声。他暗忖：——连耳朵都妄听，太愚蠢了。

旋即紧紧地闭上双目，用棉睡衣蒙上了头。这下子更不得了啦。阿辰那极富魅力的形象浮现在幻觉的灿烂花环中。岂止是高贵，背后还有一圈朦胧的光晕，俨然是一尊白衣观世音。他思忖道：——古人也从未雕出过这么出色的雕像。

这本是他热爱的本行，他便不由地神思恍惚起来。这当儿，在厨房里捣乱的耗子的骚音划破冬夜的寂静传了过来。真



是可恨哪，简直睡不着觉哩！

下 情切切有增无已

木讷近仁的客栈老板好意劝珠运道：“即便就连那些准备得十分周全的人，穿着束腿夹裤，帽子外面再裹上头巾，拉得低低的，呢绒外衣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为了叫外衣不至于晃动，脖子上再扎条毛巾；鹿皮裙裤上紧紧地打上绑腿，脚上是两双分趾袜，稻草鞋里塞上三四只辣椒，好省得生冻疮，再戴上皮子做的手背套，背上背着套鞋，以防万一，就连这身装束，碰上这场暴风雪都不容易对付，况且你这个来自京城准备得很不充分的客人，面对嗖嗖地刮过天空的寒风，刮得众山轰鸣，山顶上、树梢上还有峡谷里的雪一齐纷飞，把视线全部遮住了。一眨眼工夫大雪就盖住了路，没到腿肚子。连鼻子里都刮进了雪花，比淹进水里还难受，你要是还顾惜性命，就请暂且住下。”

这情形光是听着都让人胆颤心惊。珠运本来便不急着赶路，就在熏笼旁坐下，说道：“那么就再多打扰一天吧！”

他吸烟来解闷，喷出烟圈，把室内弄得蒙蒙胧胧的。往四下里一看，不曾料一只黄杨木梳蓦地映入眼帘。于是寻思道：大概是卖花女不小心拉下的，便将它捡起。当即怀念起梳子的主人，重新回忆起昨夜老板讲的故事。他憎恨姑娘的舅舅，认为人世间太不公平，总觉得阿辰真是可爱。

——我要是神佛的话，就一定叫七藏暴死，让姑娘和她那下落不明的父亲团聚，并且让宫内省授给她贞顺孝行的绿绶、红绶、紫绶等，戴上所有的奖章。还叫小说家将她那凄凉的身世写成一部趣味盎然的小说。让祐信、长春等人复活，好将其